

李振宗編著

太平天國的興亡

正中書局印行

自序

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鉅大的一次平民革命。由於新的歷史社會情況，它除了反異族統治、反專制剝削而外，同時還必須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勢力，而對之作多方面的抗爭。這場革命，組織了強大的武力，威勢擴展到十七省，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新的國家，實行了各種改革政策，前後堅持了十四年。在這期間，它肩負起改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民生活及反抗外國侵略勢力的任務，他們的這些革命行動，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不幸它在中外反革命勢力聯合進攻之下，終於失敗，但是它所表現的中國人民的光榮革命傳統和崇高的愛國精神，是永遠值得中國人民引以爲榮，而昂首自豪。

當然這場革命，實有它本身基本的缺點，和主客觀條件所造成的不利因素，所以久經奮鬥而終於失敗，「田」破人亡。

正因爲它有成敗得失的不同情況，所以在各種不同角度和以不同立場，來看現實和歷史的人們，對它就有各種不同的批評和論斷，有時且表現正反兩面的分歧。茲列舉具有代表性的評論數則，以見

一斑。

王鍾麟在他所著的「太平天國革命史」「序言」中說：

「太平天國犯大難於外患侵迫之秋，倡革命於舉世不爲之日，奮跡金田，奠都金陵，固已具一朝之制，樹百年之基矣。當其盛時，『武功赫矣，不可一世；力爭上游，則三克武漢；命師北伐，則耀兵燕疆；塞旗西邁，翼王則逞志湘桂滇蜀之郊；迴車東征，忠王則席捲蘇松杭嘉之域。烽埃傳警達十七省，前後奮鬪垂十五年。』及夫力索勢窮，天京淪陷，城兵十萬，猶聚眾自焚而不悔，是其堅苦卓絕之志，實爲有史所未聞。顧成王敗寇，自古已然，官氏操翰，此風彌烈；遂使令聞不扇，凶跡獨彰，故六十年來，『長毛』一詞談者猶相疑怖，甚且用爲詈人殘暴之稱焉。事之不平，寧逾於斯？……。」^①

文中前段是敘述他們的功績和忠烈，後段則對譏謗之事，爲其作不平之鳴。

謝興堯在其「太平天國史事論叢」的「自序」中亦說：

「太平天國之革命運動，其民族精神與建國後之改革，實爲歷史上革命之最有意義者，不六十年，餘緒所及，遂有辛亥革命之繼起。故太平天國誠屬近代史之最重要部分，惜其國祚僅十四年，又無日不在戰爭中。及其亡後，在滿清方面視爲叛逆，凡關於其一切典章制度，維新組織，皆在焚燬之列，乃至事未至百年，而其迹已渺不可稽，所可見者，非國內之偏袒官書，即海外之片段記載，均苦語焉不詳，或非眞象。入民國後，雖掃除忌諱，又往往譽之過情，毀譽逾恒，皆

不足以言信史。……」^③

謝氏之言，是推崇這場革命運動，對後來之影響，及歎息世人對其毀譽之失眞。

另一方面，姚光爲顧深所寫「虎穴生還記」，作的「跋」文中則說：

「洪楊自金田起事，以復興民族揭橥，故能得天下之信仰，席捲東下，不數年而奄有十餘省。然其政治，全背固有民族之精神，極怪誕荒唐之致；既未能盡法周官，復未能專宗耶教，更有秘密社會之思想存乎其間，種種施行，非驢非馬，雜糅無紀，膽大妄爲，悍然不顧。加之人才寥落，而不能登庸賢良，一切政權，皆操諸私黨之手，卽有一二傑出之士，身列其朝，亦就其範圍，虛與委蛇，心知其非，而不敢倡言。是以大失民心，雖有半壁江山，奠基已十四載，而仍土崩瓦解，終歸於覆亡，後之建國者，其亦可以鑑矣。」^④

姚氏之所論，是與上述王、謝二氏之評論，作相反之批判。

此外，尚有外國人對這一件歷史大事，表示他的看法與展望，如富禮賜(R. J. Forrest)卽在其所述之「天京遊記」的「結論」中，寫出以下的判斷：

「太平軍欲獲得全中國的統治權，實是無望的，因爲他們自己不能統治自己，只不過施用一種令人反對的恐怖政策和手段而已。但我亦不見得清廷能恢復其從前之勢力和地位。……由這些大亂之中，將有些勢力崛起，以撥亂反治者，——這可從中國歷史多次證明。……深願英國或法國，對於中國內亂內戰，絕不加以干涉。」

中國事乃受一種特異的條例所統治，而爲吾們所不懂者，中國民族之生力的源頭甚富，歷史上海每由極亂而臻大治，直至如今仍爲龐大無倫的民族，吾們歐洲的小朝廷實不堪比擬，而其生力之富源，至今仍未枯竭也。吾們須得放大眼光，以察看現在之危機，視爲中國人自用其特殊方法，以糾正或補救其苦痛及缺點可也。吾人不當從基督教以傳正道攻邪教的觀點去看它，也不當由個人商業暫時所受之損失去看它。……在這人間世事的漩渦中，我們也親見過不少的革命及死亡，及朝廷之轉換與惡力之消滅。其在西歐，吾人之觀察均以其發動之大原則以爲斷，而不以個人之損失爲權衡，在中國又何以不能如此？全國之黑暗雖厚重可見，但豈無一線之希望？確是有的，無論如何遮蓋，太陽光線總可入室——或由門孔，或由裂縫。吾英國人素信不公道者必得相當之報復。今清廷主治中國之腐敗，無以復加，在這全國大病之中，非投以猛烈藥劑不能收救治之功。……但是我知道前途是有希望的，治與亂兩者方在戰爭中，撥亂爲治，不久可見。」^⑤這是就中國的歷史、現勢及其未來，並就西方一般情勢，作相當客觀的考察與評論。

究竟太平天國革命的功過與得失，應該如何的論斷？推源究本，主要的還是應從思想問題上著眼。因爲有了正確的思想，纔有正確的行動；當然沒有正確的思想，就不會產生完善的理論，付諸完滿的實踐，而至全面的成功。因此拙著探討的重點，是在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進而涉及其思想的實踐，故先作簡要的論述。

洪秀全是太平天國的首領，而且是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的思想就是太平天國的旗幟和指

針。

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國古老社會的平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太平天國革命思想的各種內容，如以經濟平均主義爲內核的樸素的平等觀念，和「太平」「天國」之類的理想觀念與口號，在中國是由來已久，歷代承傳。但它的特點是，從西方學來了一套新的形式，把他那反壓迫、反剝削、反侵略的理想，提高到一個空前的水準，構成了一套較爲完備的理論，以之來作爲發動組織、統馭平民，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鬭爭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想像的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覺的如此深遠，在中外平民革命史上，確是罕見的、獨特的表現。這當然要歸功於洪秀全，他的創造性就在於他借來了一個西方的上帝觀念，來作爲平民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

從西方來的這一套東西，諸如天父、聖經、耶穌、十字架、洗禮、祈禱儀式等等，對當時的中國人民來說，確乎是聞所未聞，是與中國各種傳統觀念和思想形式，從孔孟典籍，到佛道經書，大相逕庭的新鮮事物。這一套新東西，竟然把毫無聯繫，散居四方，並且從小就慣於盲目服從的平民發動起來。它的拜上帝會使用的這一套，比三點會、三合會的下層傳統秘密結社，確實具有號召羣眾更大的功能，更便於脫出舊觀念和習以爲常的舊生活方式的窠臼，把會眾的思想、行動和生活，統一起來，形成爲一股強大的統一的力量，在當時發生了相當的作用。正因爲如此，所以並非如某些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所認爲的，是舶來的宗教喚起了中國的革命，相反的，是中國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見機而作，乃利用和改造了這一套外來的形式。

然而，外來的東西，終究有其不同的色彩與情調，當人們把它看成是一種新鮮的東西，爲了好奇與好勝，很快的就與自己的欲求聯繫起來，而加以推崇和利用。但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外來的終久會與原來的東西，發生不期然而然的裂痕，甚至於破裂，反而使原有的社會和人民的生活，受到莫大的損傷，至少是並不能使人稱頌的變動。

觀念、情緒和儀式，是宗教的三個要素，洪秀全沒有把他的上帝，當作是「博愛」之神，而是把他奉爲復仇之主，所以有的外國人就說：「天王之基督教……只是一個狂人對神聖之最大的褻瀆而已；……天王是一個最爲頑固不能匡正的異端之徒」。「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②。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洪秀全在革命運動進行中，利用拜上帝會的一些基本宗教觀念和會眾的熱烈感情，在種種神聖化了的紀律和儀式中，得到了宣傳的貫徹和嚴格執行，而在鬭爭中發生了統一思想、集中意志、齊一步調的重大實際作用。

然而，宗教畢竟是宗教，它所宣傳的觀念、道理，所進行的思想教育、紀律規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對客觀事物和世界，作合乎科學原理解釋與因應，因此在何等程度和範圍內，能使人真正完全的、長久的信服，便成了問題。

誰都知道，思想、觀念、情感、意志，靠一種非科學或反科學的宗教信仰和強制紀律來統一和維繫，是難以長久，不可能一路通行的貫徹下去。

洪秀全在革命危機不斷發生時，他在基本思想和政綱政策上，仍然頑固堅持，並愈來愈迷信他那

一套自我幻想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說教，（用宗教的神嚇唬之下，以道德之理來勸導人、約束人。）他不是如實的總結鬭爭經驗和教訓，而是把革命的成敗，歸結爲是否忠誠於宗教信仰，抱著他那些僵死的教義和前期的經驗，不肯放手，甚至最後在改國名、朝名、玉璽名上面，使伎倆、弄玄虛，以期欺世惑人，拯救危局，改變形勢，這如何能解決面臨的現實問題？

「天朝田畝制度」是洪秀全最重要的作爲，然而最後終成爲泡影，其根本原因，實在於這個制度，具有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劣性。洪秀全迷信革命前期，主要是在軍事鬭爭中和在革命軍隊中，所取得的經驗，當作整個社會所必須遵循的普遍法則，來強制執行，違反了現實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當然會走上失敗之途。尤其是他純粹從消費、分配上著眼，搞平均主義、禁欲主義的共產主義，強制推行一種單一化的社會集體生活，這在事實上是行不通、搞不久，挫傷羣眾的積極性，阻礙社會的前進發展，儘管他自己想的如何平等美妙，終於只是一個烏托邦的同類。

一種思想理論，既不能死抱住現實，盤旋打轉，讓時代從面前溜過，越走越高，越去越遠，終於成爲一種落後腐敗的陳腔濫調。但是它也不能脫離現實，任意沖撞，名爲超越前進，實係幻想迷踪。洪秀全的思想，就在這二者之間徘徊、忐忑，再加上私心私慾太重，利己主義當先，這怎能發揮出，正確的指導，適當的政策，精明的戰略，切宜的措施？他終於在那不中不外，非古非今，如夢如幻，似假似真的思想迷惘下，假公濟私、裝腔作勢、自欺欺人、不顧實際「一味靠天」，似此情形，如何能不走上脫離人間而黯然前往他所構想的、天父天兄爲他所造的、如同空中樓閣的天國？

雖然如此，但是不能否認，太平天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時期，不但嚴重威脅著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也積極威脅著外國侵略者在華利益。而且不容否認的是，太平天國的革命遺風、績緒，直接影響到後來。孫中山先生所奔走呼號、倡導發動的，負有實現三民主義和促進世界大同之重大使命的國民革命，首先於推翻滿清王朝後，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正因為如此，我們實不能不對洪秀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同志，表示感和敬意。

研究太平天國問題，頗苦於資料文獻之不易搜集，而前引謝興堯氏之言，確為事實。本人幼年聞父老傳述「長毛」故事，頗感興趣，繼而研究以三民主義為基本理論的國民革命，及以馬列主義為標幟的共產革命，一面推陳出新，一面由近溯遠，乃對研究太平天國，益增興趣，數年來博採旁蒐，廣集資料，覓取文獻，探賾索隱，鉤沉拾遺，摘其精要，並抒淺見，乃成此書，約計三十餘萬言，而其中除就自己閱讀的文獻內，直接徵引許多重要記述，並在他人著作裏，間接摘錄不少有關資料。自信取材尚屬廣博，立場頗為客觀。而辛勞之成果，雖非「看來字字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之作，但自信內容尚稱豐實，略可供研習近代史，特別是考究太平天國史事者之參考。是以不自譴陋，率爾付梓，尚祈博雅之士，多所教正，匡其誤失，以惠末學及後之有志於此者。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李振宗 作於臺北市

注釋

① 洪秀全於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日（西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義（其詳實地址爲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西之犀牛嶺古營盤）。咸豐元年辛亥二月二十一日（西元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太平曆三月二十五日）在廣西武宣縣東鄉登極，稱天王，建立太平天國，並以是年爲太平天國元年。同治三年甲子四月二十七日（西元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即太平天國十四年甲子四月十九日卒於金陵（南京）。六月十六日（西元七月十九日、天曆六月六日），南京陷落。九月二十五日（西元十月廿五日、天曆九月十三日），其子洪福瑱幼主被擒，蹤於南昌，太平天國亡。如就其立國之時間算起，前後共計十四年，如由金田起義發動革命之時計算，以迄於亡國，則爲十五年。

另外亦有人認爲，洪秀全殉國和天京淪陷，並不等於太平天國滅亡。天京淪陷後，在浙江、江西和安徽一帶，仍有相當數量的太平軍，干王洪仁玕、堵王黃文金，會同幼主，進向江西，直到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西元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被清軍俘獲，隨即被殺。扶王陳得才部則北上，一部分攻入甘肅，一部分在湖北、安徽境內，繼續和敵人作戰，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纔被清軍消滅。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偕王譚禮元等，是由江西轉戰到福建、廣東，堅持至同治四年十二月（一八六六年二月），纔被擊破。而邊王賴汶光領導的捻軍，在天京淪陷後，繼續革命，縱橫華北諸省，予滿清政府以甚大的打擊，直到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西元一八六八年一月五日、天曆十七年丁榮十一月二十一日），賴文光被俘就義，梁王張宗禹於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西元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天曆戊辰十八年七月一日），自盡於山東茌平（或云全軍覆沒，不知所終），戰鬪終止，太平天國年號，至此告終。

依此而言，如就太平天國立國，直至太平天國年號告終，即自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二月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六月計算，則其史程共爲十七年（虛算爲十八年）。

① 王應麟：「太平天國革命史」。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臺一版，商務印書館人文庫三七六。其「序言」後書明，寫作時間為「民國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② 謝興堯：「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二月臺一版，商務印書館人文庫二五一、二五二。其「自序」後書明，寫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八日」。

③ 顧深：「虎穴生還記」（寫於咸豐十一年至十二年間）中，姚光所作「跋」文。（寫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楊家駱主編：「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六冊，七四六頁。）（以下簡稱「彙編」。）

④ 富禮賜（Forrest）著，簡又文譯：「天京遊記」之「結論」。（「彙編」第六冊，九五七—九五八頁。）

⑤ 同④。（「彙編」第六冊，九五〇頁。）

按：「中國史學會」主編，「神州國光社」出版（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一九五三年三月再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Ⅱ·太平天國」共計八冊，其總編輯為徐特立、范文瀾、翦伯贊、陳垣、鄭振鐸、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白壽彝等十一人，編者為主重民、王會庵、田餘慶、向達、朱俠、金毓黻、胡小石、張秀民、陳山、賀昌章、榮孟源、鄧之誠、鄭天挺、鄭鶴聲、劉桂五、劉鈞仁、謝興堯、羅常培、羅爾綱、關吉甯等二十人。全書所收輯有關太平天國之重要文獻，計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太平天國史料」，內含「官書」三十八種，「詔旨」「文書」八十四種，「諸王自述」八種，「公據」「金石」二十三種，「天地會文書」十種；第二部分為「清方記載」，內含「鏡山野史」及「寇汀紀略」等五十三種，（其中僅李汝昭「湖南安化柘桑坪的農村學者」之「鏡山野史」，對太平天國不加污蔑）；第三部分為「外人記載」，內含「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及「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等七種；第四部分為「專載」，內含「向榮奏稿」、「趙惠甫年譜」等三種，亦屬清方文件。此四大部分輯錄甚為豐富，可稱為研究太平天國問題之主要資料。惟此書不易獲得。

臺灣鼎文書局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出版之「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太平天國文獻彙編」九冊，係由

對我國史籍有長期研究、精深見解之楊家駱氏所主編，其一——八冊之內容，與上述「太平天國」八冊之篇章，完全相同（僅缺一——五頁之「序言」），惟於重要文件之後作有按語（如第二冊七八七——八四〇頁所錄之「李秀成自述」）。此一「彙編」，極有助於研究太平天國問題。尤以其增刊之第九冊，「太平天國資料目錄」，除以楊氏本人所著「李秀成親供考」代序外，全書共分四個部分：一為「太平天國文獻」，二為「清方記載」，三為「近人編著」，四為「外人論著」。此外並附錄「天地會資料」及附編「太平天國曆簡表」。書中所集有關太平天國歷史之參考書目，極為豐富，並在書名下，註以卷數、著者、版本，且多附以簡要說明。此對研究太平天國問題者，蒐集資料，惠助極多，裨益學者，殊值佩讀。

導言

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是民國紀元前六十二年（清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一五年）爆發的平民大革命，——太平天國革命。它是中國社會的內部衝突，在外來沖擊之促進下的總爆發。這次平民革命，它的組成人員，包括了知識份子、礦工、燒炭工人、手工業者、運輸工人。當然在以農立國的中國農業社會裏，每次革命，特別是平民革命，都是以廣大的農民羣眾為其主力軍，而太平天國的革命，自不例外。

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統治中國的是一個原本落後的少數民族所擁戴的專制政府——滿清王朝。它憑藉著標悍的鬪志和堅強的武力，使中國境內本來就有悠久的經濟和文化聯繫，而由漢民族為領導的各民族，逐步而迅速的受到征服，服從於一個統一的中央政權之統治，最後則形成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這是這個朝代，也就是具有中國民族命運關鍵性轉變的一個朝代——清代，對中國不可抹煞的偉大功績。然而，與此同時，也就帶發了兩個不幸的後果。

一方面是清朝統治者，對各民族的武力征服和野蠻殘暴的統治，引起了人民大眾深刻的仇恨，並

且隨著專制壓迫剝削的加深，而與各民族形成日益尖銳的抵觸，以致分解了全國團結的力量，惡化了全民統一的本質。

另一方面是清朝統治者，盡力鞏固自己的極權專制和民族與民族間的不平統治，故步自封，抑制開創，使中國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論在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日益落後於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以致延阻了民族發展的機勢。因此，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舉的、接連的入侵之時，中國便完全失去了抵禦的智能與實力，而瀕於危亡。

在這樣的情勢下，一個國家無可避免的，必然要發生變動，進而引起革命，以謀求其本身的生存和進步。革命不一定是完全訴之於暴力，武裝鬭爭、以軍事勝利奪取政權，不過是革命形式的一種。

有些不流血的革命，在人民心理普遍厭戰的現存世界裏，還頗受一般人的讚揚。不過，革命盡管可以出之於不同的方式，但是在一些黑夜漫長、渴望光明、痛苦深重、力求解救，迫不及待希求改變現狀的羣眾，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心目中，往往為主客觀情勢所迫促，而不得不採取暴力的手段，以謀求他們所希望實現的現實，早些成為現實而實現。因而改變現狀的一種最捷近方式——以武力進行鬭爭，以流血沖消罪惡的一種激烈行動，所謂暴力革命，便被採取為行動的方式。而太平天國革命，即是在它當時的背景下，為形勢所推移，而逐步形成的一場轟轟烈烈的、用血肉組成的壯舉。也可以這樣說，當時即使沒有太平天國革命，另外的革命運動，也會應時而發生。因為，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不但在不滿而且是在憤激中，力求改變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總不能坐視其國勢日趨於衰頹，而

國家即將被滅亡。

因之，太平天國革命便應運而產生！

太平天國的興亡

——太平天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目次

自序	壹
導言	拾叁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	一
第一節 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政治和軍事	二
第二節 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社會與經濟	九
第三節 「更法」、「師夷」思想的興起	二〇

注釋

三三

第二章 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

三七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的特性

三八

第二節 「太平」、「天」、「田」的本質

四五

注釋

五五

第三章 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形成

七一

第一節 私怨、公仇與外來思想的激動

七二

第二節 宗教思想的發展、演變與現實化

八五

第三節 人民起義與革命形勢的促進和影響

一〇四

第四節 對於西方宗教思想的轉化和利用

一一七

注釋

一三五

第四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軔

一六三

第一節 金田起義前的土客械鬥

一六四